



悬疑

2008年中国悬疑文学精选

郑保纯 选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8 悬疑

2008年中国悬疑文学精选

郑保纯 选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8 年中国悬疑文学精选/郑保纯 选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9.1

ISBN 978-7-5354-3891-1

I. 2… II. 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7170 号

责任编辑:何性松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 印张:27.25 插页:3

版次: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00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3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2008年中国悬疑文学精选
中国悬疑文学·目录

致命的遗嘱	周浩晖 (1)
法医故事	张志浩 (45)
死亡密码	方冠晴 (138)
在午夜消失的女孩	婉 姍 (183)
玩偶禁人	漆雕醒 (210)
极度战栗	方白羽 (221)
亡命天涯	晗 光 (257)
悬疑小说作家的封笔之作	庄 秦 (302)
夏洛蒂	飞 白 (313)
所谓天堂	快 刀 (371)
灵异的往事	老家阁楼 (394)

致命的遗嘱

周浩辉

引子

遗嘱摘录——立于1月23日

本人死后留下的遗产将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分配：

1. 我的两个儿子，孟少强和孟建云平分所有的遗产，即每人获得财产份额的百分之五十；
2. 如果在遗产分配之前，孟少强和孟建云中任何一人有危害对方的行为，此人将失去遗产的继承权，我的所有遗产由另一人获得；
3. 如果在遗产分配之前，孟少强和孟建云中的任何一人死亡，则死亡者的法定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将代替死亡者获得我的遗产；
4. 孟少强和孟建云均不可成为对方的遗产继承人；
5. 如遵循以上3条均无法分配的遗产，将无条件捐赠给慈善机构。

日记摘录——写于1月24日

……我看到了老头子的遗嘱，他真的老了，糊涂了。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保证我和那个家伙平分他的遗产，他以为可以阻止我？

我会获得所有的遗产，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

我一定会的……

判决书摘录——发于第二年2月3日

……龙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孟建云犯故意杀人罪，向本院提起公诉。本院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经审理查明，被告人孟建云因继承权纠纷，于去年12月25日晚与被害人孟少强发生争执，并将其杀死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被告人孟建云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五日内，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

……

陈海柳从出租车上下来后，没有立刻迈步前行。她站在原地，看着前方那幢高大豪华的私人别墅，心中颇多感怀。

正是隆冬时分，别墅前的花园中枝叶凋零，枯木残败，恰如别墅主人此刻的境地一般：孟氏家族，曾经是龙州市最为富贵显赫的名号之一，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，父子三人中已有两人命归黄泉，剩下的一人身处大狱，正在绝望中等待死刑日的到来。

关于孟氏家族兴衰存亡的故事在龙州市内早已传得沸沸扬扬，陈海柳作为一名记者，自然也听说过不少：

孟国富祖籍苏北，是贫苦的农民出身。在他刚刚三十来岁的时候，他的老婆受不了家里的苦日子，和同村一个家境殷实的鳏夫好上了。孟国富把打落的牙齿咽回肚子里，和老婆办了离婚。当时他们已有两个儿子，老大孟少强，五岁，判给了父亲；老二孟建云，三岁，判给了母亲。

孟国富留下所有的家当，带着大儿子孟少强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乡。深

深的耻辱感在他身上化为了无尽的动力。他走南闯北，一边独力承担抚育儿子的重任，一边开拓着自己崭新的人生。人们无法想象他究竟经历过多少的苦难磨砺，总之，他最终一步步地走出了困境，拥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
大约十年前，孟国富父子来到龙州，开始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。此时的孟少强已年过二十，成了父亲最为得力的助手。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后来又涉足房地产、股票证券等领域，成为了龙州一带首屈一指的富豪。

孟国富的小儿子孟建云则一直留在了苏北农村，和母亲及继父生活在一起，对于他们的情况众人知之甚少。两年前，孟建云的母亲和继父先后病亡，根据母亲临终前的遗示，二十六岁的孟建云生平第一次离开家乡，历尽辗转来到龙州，找到了自己的生身父亲孟国富。

见到了久别的幼子，孟国富感慨万千。父爱的天性使他毫不犹豫地接纳孟建云成了自己新建家族中的一员。然而孟少强对这个莫名出现的弟弟却并不友好，在得知当初家庭分裂的缘由后，孟少强更是将自己对母亲的怨恨全都转移到了孟建云的身上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能享受到父亲的关爱，但孟建云在家族中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他时常受到孟少强的打压，甚至是欺凌。而他自幼在农村长大，生性憨厚，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。可兄弟俩的矛盾却终于在去年激化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。

年初的时候，孟国富在一次身体检查中被确诊患了绝症，寿命已经不长。自哀之余，老人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身后事的安排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他对两个儿子的爱是同等的，可他也知道，只要自己一死，孟建云在家族中的地位便会毫无保障。虽然从法律上来说，两个儿子都能获得自己的遗产，但孟少强自幼跟着父亲在外面摸爬滚打，不仅阅历丰富，而且手腕狠毒，他要想玩弄孟建云，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。

鉴于这种情况，孟国富于去年1月23日，在正式公证的情况下，立下了一个遗嘱。他相信这个遗嘱可以保证孟建云获得自己一半的遗产。在遗嘱的限制条件下，不管孟少强使用什么手段，即使他能够在遗产分配前置孟建云于死地，也不可能独占所有的遗产。

孟少强对这个遗嘱极为愤怒，在他看来，家族的产业本来就是自己和父亲两人共同开创的，现在却要和一个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“弟弟”来分享，天下简直没有比此更荒谬的事情了。一气之下，他竟将家族的所有生意置之不理，一个人出国游玩去了。

孟少强一去便杳无音信，孟国富又急又恼。虽然享受着最精端的医疗，但他的病情还是迅速恶化，在苦撑了大半年之后，终于在十二月初离开了人世。孟少强得到消息后，立刻赶回龙州，与孟建云展开了对家族遗产的争夺。

孟少强约孟建云在郊区的一个度假村中见面，两人进行了私密的交谈。而这次交谈的结果无疑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：兄弟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打斗，孟少强竟被孟建云当场打死。孟建云随即被逮捕，在随后的审判中，他的故意杀人罪被确认，一审法院做出相应的判决：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
一个曾经令人艳慕的富贵豪门就这样支离破碎了。这聚聚散散的一家人，经过多年的风雨春秋，最终却仍难逃脱一个令人嗟叹的悲剧结局。

寒风吹来，陈海柳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，从心底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凉意。她裹紧身上的大衣，快步穿过凋败的花园，来到了别墅的门口。“我这样来访，多少有些冒昧吧？”虽然在心里这么想着，陈海柳还是很快速按响了门铃。片刻后，沉重的铁门被打开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出现在门口。

这男子高个方脸，剑眉鹰鼻，天生一副威严庄重的面容。他的穿着亦是如此，西服领带整整齐齐，给人一种一丝不苟的感觉。

“您就是张大伟先生吧？”陈海柳抢在对方之前开了口，对于这个张大伟，她是早有了解的：此人是孟国富起家时候的伙伴，曾在一起经历过最初的患难年代。后来孟国富事业做大了，便把他叫过来帮忙，他也一直兢兢业业，既是孟家最得力的助手，也是孟国富最贴心的朋友。孟国富临终前便是托付他作为公证人，监督那份遗嘱的执行。

张大伟“嗯”了一声，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靓丽的女子，一时摸不出对方是个什么来头。

陈海柳递过一张名片：“你好，我是《龙州周末报》的记者。”“记者？”张大伟立刻变了脸色，冷冷说道，“对不起，我认为你在这里，是非常不合适的。”

见对方明显露出了要逐客的意思，陈海柳连忙解释：“不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采访的。我到这里，是因为今天上午，我收到了这封信。”

陈海柳一边说着，一边从随身的手包里翻出一张折叠的信笺，随着先前的名片一起再次向张大伟递了过去。后者略犹豫了片刻，伸手将两样东西接过，然后打开信笺，阅读起来。

信笺上的内容很简单：“请你帮帮孟建云，他是被冤枉的。务必要相信我！你可以去找孟国富生前的至交张大伟先生，他会验证我的话。张大伟这几天都在孟家别墅里处理孟国富的身后事宜。”

张大伟蓦地蹙起了眉头，警惕地瞪着陈海柳：“这信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陈海柳摊了摊手，她并不回避对方的目光，坦然解释说，“信上没有落款，我还以为你会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呢。”

张大伟思考着，似乎一时难有个主意，片刻后，他微微摇了摇头：“请你稍等一会。”然后他关上铁门，向别墅内部走去。

陈海柳无奈地站在门外，二月初的龙州实在是很冷，她往冰凉的手上呵着热气，使劲地搓了两把。对于此行的种种不顺，陈海柳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。要知道，她想要介入的案子可不是一桩普通的凶杀，在其背后牵涉到亿万财产的归属，在这样一个数额面前，相信很多人可以做出任何事情。

如果事实真如信中所说，孟建云是含冤入狱，那毫无疑问，这里面一定隐藏这一个可怕的阴谋。陈海柳自然明白要揭开这个阴谋可能面临的危险，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来了。

也许是天性吧，她对所有的秘密都有着强烈的窥伺欲望，这也是她选择成为一名记者的原因。

虽然还不到三十岁，但陈海柳已经写出了很多篇出色的纪实报道。匿名暗访是她惯用的手法之一，在这些过程中，她曾屡屡历险，有些事情回想起来也是让她非常后怕的。

鉴于这一次的特殊情况，匿名显然是不行的，她只能公开地以记者身份进行介入，在前方又会是什么样的境遇在等着她呢？

就在陈海柳思绪纷杂的时候，铁门又一次被打开了，这次站在门前的却是一名三十多岁的青年男子，他手中拿着那张名片，目光在对面女孩的身上轻轻扫过，然后彬彬有礼地问道：“你是陈海柳小姐？”

“是的。”陈海柳露出一个非常职业的笑容。

“你好。”男子主动伸出手来，两人握了一下，“我读过你以前的报道，非常精彩。”

“是吗？”陈海柳这下真心地笑了起来，神情自然了许多，“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篇？”

“很多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龙州市地下赌场的系列暗访。好了，请进

屋吧，我叔叔在客厅等着呢，他要和你好好地谈一谈。”男子一边说着，一边做出了礼让的姿势。

陈海柳跟着那男子走进屋内，同时略显得有些茫然：“你叔叔？”

“你刚刚还见过他的。”男子笑了起来，“怎么，那个给你写信的人，他没有提到张大伟先生找来了自己的侄子作为助手吗？”

“那你也姓张了？”

男子点了点头：“我叫张奕飞。”

说话间，两人已来到了客厅中。也许是因为没有开灯的缘故，尽管别墅内部的空间高大宽敞，但却显得阴沉沉的，带着几分肃穆的气氛。

张大伟已端坐在客厅正中的一张真皮沙发中，此时他微微欠了欠身，指着对面的客座，招呼道：“陈小姐，请坐在这里。”

宾主落座，张奕飞陪在一边。张大伟没有过多的寒暄，直入主题问道：“陈小姐，你怎会相信这样一封既没有落款，又语焉不详的信件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桩案子法院已经作了判决，而且孟建云本人也承认是自己杀了孟少强，你凭这封信就想给孟建云翻案吗？”

“不，我并没有相信这封信。”陈海柳迎着对方咄咄逼人的目光，正色说道，“不过这封信的出现，至少说明了这件事情仍然存在着一一些值得关注的东西。如果信中的内容是假的，那么写信人的动机就值得怀疑。这么短的内容，写信人却使用了电脑打印稿，显然是在刻意隐藏自己的笔迹。所以我推断，这个人应该就在你们身边。张先生，孟家现在已经是一片混乱了，你不希望把这个人找出来吗？”

张大伟的目光先是缓和，随即又变得有些惊讶。然后他转过头，和不远处的侄子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
张奕飞微笑着说：“叔叔，现在您该相信了吧？这位陈海柳小姐可不是普通的小报记者。”

“很好。”张大伟点了点头，沉吟片刻后，他又看着陈海柳说道，“不管是谁把你找来的，但你确实就是我们此刻需要找的人。事实上，这个案子，的确存在着一些疑点。”

对方的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，这多少有些出乎陈海柳的预料，她略微一愣，直言道：“既然真的存在疑点，那你们现在该找的人也许并不是我，而是警察。”

“警察必须按制度办事。中国现行的法律，讲究谁主张，谁举证。警方

是认为孟建云有罪的，而且他们举出了充分的证据。我们所掌握的疑点远远不足以推翻这些证据，所以，要想给孟建云翻案，必须从这些疑点入手，找到切实的反证。”

张奕飞此时接过叔叔的话头，继续说道：“坦白说吧，我们所说的疑点力量有限，尚不足以令警方就一个已经定性的案子再次启动侦查程序。而在龙州城里，除了警方之外，最具侦查本领，有能力去揭开那些隐秘事实的人，恐怕就要数你——大名鼎鼎的陈海柳记者了。”

任何人听到恭维的话都会感到舒服的，尤其是这些话恰好又说中了你真正的优点。陈海柳此刻便有些飘飘然的感觉，她笑了笑：“好吧，那现在就让我听听你们发现的那些疑点是什么？”

“第一个疑点，也是最明显的一个——”张奕飞忽然话题一转，“陈小姐，你应该也听过庭审。”

陈海柳点点头。

“那你应该知道这个疑点是什么。”张奕飞的话语中带着明显的考查意味。

“你是指行凶的过程？在孟建云的供述中，他对行凶过程的描述并不圆满，他甚至说不清自己到底用棒球棍击打了孟少强的头部几下。”

“很难得你看出了这一点。”张奕飞赞许地看了陈海柳一眼，“要知道，公开庭审的时候，这个疑点已经被最大限度地掩盖了。而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，孟建云并非忘记了击打几次这么简单，事实上，他对整个行凶的过程都一无所知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陈海柳露出惊讶的表情，“如果是这样，警方是怎么定的案子？”

“这就要将事发当天的整个经过从头说起了，叔叔，您是现场的当事人之一，就请您向陈小姐再次讲述一次吧。”

陈海柳从包里拿出纸笔，做好了记录的准备。

“唉。”张大伟先是重重地叹了口气，然后他蹙起眉头，带着一种悲伤和无奈的语气，开始回忆发生在一个多月前的那场悲剧。

“我一生的好朋友——孟国富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八日去世的。在此之前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死后，两个儿子会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而产生纠纷，所以他预先立下了一份遗嘱，想要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，这份遗嘱的内容，你应该是知道的吧？”

陈海柳点点头：“遗嘱最核心的内容有四条，这四条遗嘱使得兄弟二人

任何一方想要加害另一方时，都无法获得实际上的利益。因为即便是其中一人死了，他名下的那份财产也不会被剩下的那人获得。而且行凶者还会面临失去所有财产的危险。”

“是的，这份遗嘱从内容上来说应该是完美的。但即使如此，却仍然无法阻止最终兄弟相残的结局。”张大伟痛惜地摇摇头，“当时我们都认为，在孟家日后可能发生的内斗中，孟少强占据着绝对的优势，所以这份遗嘱其实就是为了限制他的行为。孟少强在看到遗嘱后，一气之下，竟离家出走了。不仅对家族所有的事务不管不问，甚至连新婚不久的老婆都没有带上。我们想和他联系，可谁也没法联系上。直到孟国富死后，我们才终于有了他的消息。”

“他回来了？”
“不，他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打了一个电话过来，约孟建云在南城外龙腾山庄的度假屋中见面。”

“约定的时间就是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吧？案发的那一天。”

“不错。那天下午四点，我们按照约定来到了龙腾山庄。当时同去的除了我和孟建云之外，还有孟少强的妻子于婷，以及孟家公司中的几个重要成员。要知道，孟少强可是家族中的核心人物，对他的回归，关注的人可不在少数。我们在山庄中找到了孟少强所在的屋子，而他果然在屋子等着我们呢。不过他却命令我们都出去，只允许孟建云一个人留下来，他说兄弟俩之间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商议，于是我们只好退到屋外等待。可没想到这样仍然不行，因为孟少强随即又在屋子里大吼了一声：‘你们谁也别在屋外偷听，都给我滚到大门外面去！’”

“大门外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陈海柳遇到有不解的地方，便立刻提了出来。

“哦，这是我刚才没讲清楚。”张大伟补充解释说，“孟少强约我们见面的地方并不是一间独立的屋子，而是一幢三层小楼中的一间。这间屋子位于一层，与楼梯口相邻，他让我们到大门外面，指的就是到楼外的意思。”

“那你们呢？出去了吗？”

“当然。孟少强向来处事强硬，对手下人，包括他的老婆，都是说一不二的。虽然他已经离开了近一年的时间，但对大家的震慑感却一点也没有减少。他那么一吼，我们只好退到了大门外，在楼前等待着。这一等就是个把小时，就在大家有些不耐烦的时候，只见孟建云一个人走出了楼门，当

时他神情恍惚，手里提着一根棒球棍，棍子前段沾满了血迹。见到我们之后，他绝望地摇着头，口里语无伦次地说着一些令人惊讶万分的话语。”

“他说的什么？”陈海柳听到关键处，格外地凝起了精神。

“他就这样叫喊着，带着哭腔。”张大伟添了添舌头，然后开始模仿孟建云当时的声音，“我做了什么？！……天哪，我杀了他，我杀了自己的亲哥哥！”

“那他是第一时间就承认了自己的凶杀行为？”

张大伟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至少当时他是这么认为的。”

陈海柳不解地挑了挑眉头，这显然与众人先前的怀疑有些背道而驰了。

“却听张大伟继续说道：‘当时我们全都惊呆了。很快有人报警，有人负责照看精神已经接近崩溃的孟建云，我和于婷则赶紧冲进了那间屋子里，见到屋内的情形，于婷一下子便瘫倒在地上了，而我的心则是‘咯噔’一声，猛地沉了下去。屋里的男人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，从身形衣着看出，死者正是刚刚回到龙州的孟少强。’”

“等等。”陈海柳敏锐地捕捉到了对方话语中的玄机，“为什么说‘从身形衣着看出’？”

“因为尸体倒下的时候，头部正好栽进了屋子里的壁炉中。当时正是隆冬，炉火烧得很旺，当我们赶到的时候，死者的脸部已经被完全烧焦，难以辨认了。”

陈海柳皱起眉头，在记录本上相应的位置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，不过她暂且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，而是问道：“在度假村这样的地方，警察应该很快就到来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非常快，大概也就是五六分钟的时间。”

“那警察有什么发现呢？”

“警察来了之后，对我们分别进行了询问，然后便把孟建云当作重大嫌疑人带走了。后来与警方沟通的工作，都是由我的侄子去做的。”张大伟指了指身旁的青年人，“具体的情况就让他直接告诉你吧。”

陈海柳把目光转向张奕飞，示意对方开始，后者随即说道：“警方在现场勘查的情况对孟建云非常不利。死者刚刚死亡不久，尸体尚未完全僵硬，其致命伤在头部——被钝器多次击打，造成了颅脑的开放性骨折。凶器正是孟建云手中握着的那根棒球棍。在屋子里，还有两件东西引起了警方的关注，其一是一张财产转让文书，其二则是一块手帕。”

“请你详细的讲一讲，关于这两样东西。”

“嗯。财产转让文书是由孟少强写的，这一点经过笔迹比对，已经得到确认。不过文书的内容却是用孟建云的口吻说出，核心的意思便是：孟建云将把自己所获得的所有遗产转让给孟少强。”

“嗯，如果孟建云在文书落款上签了字，那么所有的遗产就都是孟少强的了。”陈海柳紧接着又问，“那手帕呢？有什么特别的？”

“手帕上含有大量的精神类药品三唑仑。”

“三唑仑？”陈海柳抬头看着对方，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俗称迷魂药，从口鼻吸入后，会令人神智模糊，失去自控能力，而且这种药有过性遗忘的特点，即服用者醒来之后会忘记药效期间发生的事情。”

“迷魂药，迷魂药……”陈海柳低头沉吟了一会，霍然开朗，“是孟少强！他想用迷魂药控制孟建云，从而让对方在那张继承人指定文书上签字！”

“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，孟建云后来的供述也证实了这件事情。据他说，孟少强在把众人赶到楼外之后，便拿出了那张文书，逼他在文书上签字。他当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，于是孟少强先是拿起了一根棒球棍，对他进行威胁。对了，那棒球棍是挂在屋内墙壁上作装饰用的。孟建云仍然没有妥协，见武力威胁无效，孟少强突然掏出一块手帕，捂在了对方的口鼻上。孟建云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，立刻失去了神智。当他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孟少强已经倒毙在墙边，而自己手中则握着那根行凶用的棒球棍。”

“难道说孟建云失去神智之后，不但没有在文书上签字，反而夺过了棒球棍，把孟少强给打死了？”虽然早已知道事情的结局，但中间过程如此变化，还是让陈海柳有些出乎意料。

“从理论上来说，这完全是有可能的。所谓迷魂药，它的功效并非能让使用者操纵对方的行为，事实上，迷魂药只是让受害者失去了自身的判断和控制能力。比如说以前经常发生的迷魂药诈骗事件，由于受害者本身存有贪念，当他被迷晕后，这种贪念就会被放大，而正常的思考能力又降到了零，所以才会听从骗子的吩咐，将钱财交给对方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如果孟建云根本不愿意在文书上签字，那么即使他被迷晕，也是没有用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张奕飞接着往下分析，“现在我们可以假定，孟少强对迷魂药的机理了解得并不透彻，他相信了那些传言，以为可以通过迷魂药完全操纵对方的行为。可事情的发展却和他的设想大相径庭了。”

“孟建云杀死了孟少强……那就是说，孟建云本身也有这样的念头？”

张大伟已经很久没说话了，此时他又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：“是的，孟建云自己也承认了……这样后来给他定故意杀人罪的时候，就具备了最重要的依据：杀人动机。”

陈海柳点点头，的确，面对哥哥如此欺辱逼迫，即便孟建云再老实，也难免会产生愤恨之心，在失去自控能力的情况下，将对方打死，这是说得通的。不过她很快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：“如果孟建云是失控情况下做的案，那应该是可以减刑或者免刑的啊。”

张奕飞无奈地耸了耸肩膀：“如果能证明他的精神当时的确失控的话，是可以的。可惜我们无法证明。没有人看到孟少强对孟建云使用了迷魂药，也没有人知道那些迷魂药到底能对一个成年男子产生多大的效果，所谓完全失忆，只是孟建云的一面之辞。也许我们可以相信，但在法庭上，却无法作为证据使用。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陈海柳开始默不做声地端详着自己的笔记本，案发前后的情况她都已经了解，现在她需要一些分析和思考的时间。

大约三四分钟后，她把笔记本合上：“好了，我说说我的想法吧。”

张大伟叔侄俩很认真地准备洗耳恭听。

“首先，最大的疑点，就是那具尸体。由于死者脸部被毁容，而唯一的在场者孟建云又失去了神智，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：死者并不是孟少强本人。这有可能是一桩栽赃陷害的阴谋。说到这里，我有一点不解：面对这样一具尸体，警方没有做科学的身份鉴定吗？”

张奕飞摇摇头：“确实没有做，因为这个疑点虽然明显，但也很容易被推翻。”

“怎么推翻？”陈海柳睁大眼睛看着对方。

“因为孟少强消失了。如果他不是死者，那他去了哪里了？那幢小楼的四周全都有监控设备，而且张先生……对不起，就是我叔叔，他们当时都守在楼门口，所以即使孟少强找到一个死人替身，他也出不了这幢楼。而警察到来后，对小楼的每间屋子都进行了搜查和寻访，孟少强也绝没有躲藏的可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有必要怀疑死者是其他人吗？”

陈海柳愣了片刻，然后她苦笑了一下：“如果确实是这样，那毫无疑问，那具尸体应该就是孟少强了。这桩案子虽然有一些疑点，但却可以一一推翻，孟建云的获罪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无可辩驳的。”

“不！”张大伟忽然严肃地说道，“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，正是这个疑点

让我深信，这件事绝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”

“还有什么疑点？”陈海柳看着对方言之凿凿的样子，不禁有些困惑，难道真有什么重要的地方被自己疏漏了吗？

“孟建云杀死了孟少强，这就是最大的疑点。”张大伟略顿了片刻，然后郑重其事地解释说，“我对孟少强太了解了，十个孟建云也杀不了他，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！这两人虽然是同胞兄弟，但是性格、心机、阅历实在相差得太多。孟少强就这么轻易的死了？这是绝不可能的。”

陈海柳没有说话，她看看张大伟，又看看张奕飞，神情显得有些尴尬。

“我明白你的感觉，这个疑点从法律角度来说，的确是太牵强了，但是——”张奕飞迎着陈海柳的目光，很认真地说道，“有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相信一个长者看人的直觉。”

“等等，等等……”陈海柳的眼睛忽然一亮，“既然你们这么说，我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：孟少强确实是死了，但是杀死他的人却并不是孟建云。”

张奕飞眯起眼睛：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你是这个意思？”

“不错！从现在的情况看，孟氏兄弟都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怀疑，另有第三人策划并实施了这起阴谋，并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。”

“那你认为这个人可能是谁？”张奕飞对陈海柳的推测似乎越来越感兴趣了。

“最值得怀疑的人，就是孟少强的新婚妻子。”陈海柳翻看笔记本，很快找到了那个名字：“于婷。”

张大伟的目光蓦地扫了过来：“说说你的理由。”

“理由很简单，她是既得利益者。根据遗嘱第二条，因为孟建云伤害了孟少强，所以前者失去了遗产继承权，所有的遗产将由孟少强获得；然而孟少强在这次事件中又死去了，根据遗嘱第三条，则所有的遗产将由孟少强的继承人获得，这个人正是于婷。”

屋子里出现了短暂的沉寂，三个人似乎都在沿着陈海柳给出的思路往下思考。片刻之后，张大伟首先摇了摇头，反驳道：“我无法接受这个猜测。于婷和孟少强的感情非常好，她对于孟少强，不仅仅是爱慕，还夹杂着迷恋、崇拜甚至是畏惧的情绪，无法想象，她会对孟少强下毒手；更何况事情发生时，于婷一直和我们在门外等待，也不具备作案的条件。”

“人是会变的，尤其是面临巨额财产的诱惑。”陈海柳继续坚持自己的观

点，“至于作案条件，我的想法恰好和你相反：我觉得想要策划类似的阴谋，没有人比于婷更有条件了。”

张奕飞挑了挑眉头：“怎么讲？”

“首先我认为，在孟少强离开家族近一年的时间内，虽然你们无法和他联系，但他在家族中一定是有眼线的，他能够及时得到孟国富死亡的消息已经印证了这一点。而这个眼线十有八九就是于婷，我想这也是他没有把新婚妻子一同带走的原因吧。所以于婷是知道孟少强所有的行踪和计划的，她完全有能力根据丈夫的计划，制定出一个‘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’的阴谋。她有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，而具体到实施的时候，只需要在楼内事先安排好一个同谋者就可以了。”

“从逻辑上来说，可以讲得通。”张奕飞对陈海柳的这番分析表示了谨慎的赞同。

“那我们就不该轻易放弃这条思路。这个于婷现在在哪里？我很想见见她。”

“嗯。”张大伟踌躇了片刻，终于开口道，“好吧，你可以顺着这条路去查一查。自从出事之后，于婷就搬出去住了。对于一个新婚丧偶的女子来说，这样的逃避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如果你想找他，我可以把地址给你。”

“叔叔。”张奕飞插话，“就让我陪陈小姐一块去吧。”

张大伟点点头：“也好。”

陈海柳冲张奕飞笑了笑，以示谢意，然后她又对张大伟说道：“张先生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完成。”

“你说吧。”

“我需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也就是案发当天，曾在度假村那幢小楼中入住过的所有客人的名单和详细资料。”

张大伟“嗯”了一声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派人找到这些资料，并且帮你分析好，如果这里面的人和于婷可能有联系的，我们一定不会漏过去。”

“这样最好了。”陈海柳一边说，一边站起身来招呼张奕飞，“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”

张奕飞笑着应道：“陈小姐不但思维清晰敏锐，而且雷厉风行，跟你一起合作，确实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。”

说话间，两人向张大伟道了别，然后快步走出别墅，钻入了屋外凛冽的寒风中。